

永懷心畚老伯

袁子平

慈祥和藹。幽默風趣

心畚老伯（國畫大師溥儒字心畚）於五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逝世，至今將滿十五年了。歲月匆匆，墓木已拱，在如此悠長的時間裏，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慈祥和藹，他的誨人不倦，他的幽默風趣……尤其當他病情沉重以後，那種前朝王孫寥

落異地的故國之悲，那種「不遇於時」而又面臨生命盡頭的無奈哀愁，那種惡疾欺身劇痛發作時的痛苦呻吟，種種般般，不僅沒有伴隨時間的消逝而趨於淡忘，反而時時緊迴腦際，揮之不去。

我與心畚老伯，在他健康的日子裏，見面機會並不多，一年之間，不過三兩次。直到他患病以後，我才應內子之囑每隔三二日即相偕探視，



國畫大師溥心畚（左）與其女弟子姚兆明合影。

有時也扶他下床，或是走幾步，或是到書桌前小坐片刻，拿起筆來信手書寫。精神好一點的時候就會絮語不休，尋常談不到也想不到的事

，都會斷斷續續像講故事一樣，講箇不停，到後來講話非常吃力，往往一句話分開來作兩三句說，凡是聽得清楚的我都強記於心，聽不清楚的也僅偶一詢問，免得他勞神。

猶記四十一年春間，一個偶然機會，聽友人說：「溥心畚先生在探詢長沙劉映深或其家人有無來台者」。我當即以「先岳劉映深公，已於三十八年因病逝世，子女十人中僅內子劉瑤質一人來台」。隔數日，偕內子初次拜見溥老伯於其臨沂街寓邸。坐定後。他手持名片久久不語，大約過了二三分鐘，才問內子：

「你是行幾？」

「女的行六」內子答。

「我和你父親的交情你可知道？」

「知道的，先父在時，常常提到老伯，我們兄弟姐妹每人都珍藏有老伯送的一張字畫。」

「你父親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三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因為當時兄弟姐妹都在家，先父心情非常愉快，不想竟在家人歡笑聲中中風逝世」。內子答話時不禁淒然欲涕，溥老伯安慰說：

「沒有受到共匪折磨，到也去得其時，落葬

了沒有？他的書籍著作，有無適當處理？」

「我離家時尚未落葬。因為先父去世得太突然，所以暫厝墓地附近，原想做好墓園再落葬，不料墓園尚在設計，共匪已到長沙，現在已經歸葬祖塋了。書籍和著作也是一樣，其中一部份，燬於二十七年長沙大火。另一部份本已洽妥捐贈湖南大學，來不及辦手續，家中已遭清算鬥爭。好在此一部份書籍著作，在長沙大火之後已遷存鄉間農莊，我去年離家時，曾函湖南大學派人接收，但共匪到後的湖大，天天都在清算這個，鬥爭那個，誰也沒有興趣研究學問，所以連回信都沒有」。談約三十分鐘，適有幾位客人來訪，我們起身告辭，溥老伯說：

「你們再坐坐，我還有話問你們」。他說：「你大哥文章書法都有很深造詣，可惜英年早逝。他的子女有幾位？」

「大哥有二子一女，女的已出嫁，兩個侄兒都已進入大學」。

「你大姐詩詞俱佳，她現在境況如何？」

「大姐十九歲居孀，自其孤子在抗日期間遇害，即額其居室為『笑茶閣』，再自父親去世，終年不出大門一步，連話也很少說。在我決定來台時，原已說定同來台，外子已為她辦好入台證，她怕路上有麻煩，臨動身改變了主意。以後不知如何了」。話至此，再度起身告辭，他把目光轉視窗外，似乎是在對自己說：「我的詩詞文章從此沒有切磋的機會了。」然後站起來說：「你們以後要常常來。」

這些往事，回憶起來像是昨天一樣，一幌眼

二十幾年過去了。今天，在溥老伯逝世十五年後，我們深深體會到他留給世人的何止是「世稱四絕」的「詩詞書畫」，更教人永恆懷念的乃是他的居陋巷，安貧樂道，學不厭誨人不倦，永垂楷模的忘我精神。

偷閱子不語。罰作五言詩

溥老伯剛剛住進榮總，還未開始治療，我內子第一次去醫院看他，他的精神很好，祇是比平常稍稍瘦了一些。他問起內子從小讀書的事情，不知怎麼話題一轉，就轉到了他自己，他說：「我自小喜歡讀書，更喜歡功課以外的書，見到書就想翻一翻，這一喜好，至今都未改變，現在的武俠小說真好」。我插口說：「老伯也看武俠小說？」他說：「看！怎麼不看，小時候老師不准看還要看呢」。他說：「我十五歲以前是在家塾讀書，每天老師休息，我看小說，七俠五義我最熟了。記得是十三歲那年，有一天中午，天氣很熱，我以為老師去休息了，攤開袁子才的子不語，正看得有味，誰想老師出現在我的背後，我立刻站起來垂首認錯，老師最初很生氣，當我說明所有功課都已作好，並且拿出來看了以後，老師才說：『今天第一次，你作一首詩，作得好就不罰』。這時我才如釋重負。其實，老師非常喜歡我，即使罰，也不過是作詩作文之類，我並不以為苦，我最怕受罰的事傳到母親那裡，要是母親知道我受了罰，那就苦了。老師訓過之後就去休息了。我一邊把要作的詩打個腹稿，一邊繼續流覽子不語，這回我可有準備了。等老師午睡起

來，我的子不語已看得差不多了，詩也作好了。我的詩是：

子不語名篇，隨園旨已愆，書原同稗史，意顯背尼宣。誌奇頗堪解，搜奇手自編。莫教評筆墨，終遜蒲留仙。

「我呈上這首五言律詩，老師看了頻頻點頭說：『很好，很得體』，接着又說：『以後正課以外若有時間，可以多練大字』。我唯唯而退」。

蹇叔哭師。不幸言中

看望病人，原是探問病況，表示慰問之意便應告辭。當溥老伯講完他的子不語五言律詩以後，我起身示意內子告辭，好讓老人家休息。恰巧就在我站起的時候，溥老伯作了一個手勢，要內子把她帶去的梨削一個，看他與緻很好，我只好把室內轉了一圈重復坐下，他在吃梨的時候，要內子再削了自己吃，我們也就不客氣各自吃了一枚。我們把兩個梨削好吃完，他的梨還只吃了一半，剩下一半就放下了。此時內子說：「老伯您休息一下，我們過兩天再來看您。」他未說話，只把一隻手向下按了一下，表示要內子坐下。沉默片刻，然後說：「你們家裡的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好像你們兄弟姊妹都未進過學校」。

「不，我在長沙讀了三年學校，後來到上海，又讀了三年，本來還要繼續，八一三滬戰開始，就回湖南了。八妹一開始就讀正規學校」。

「啊，我還以為你們都未讀過學校哩。你寫

「一篇文章下次帶來我看看。」

「好的，只怕寫不成樣了，寫什麼題目呢？」

「你讀過左傳沒有？」

「讀是讀過的，只是時間……」

「那就寫蹇叔哭師吧」。他不等內子說完就定了題目。我心裡在笑：「天曉得，多少年在家裡連筆都不肯拿，還說作論文」。不過這一來倒勾出我的回憶來了。小時候左傳背得爛熟。我禁不住插口說：「蹇叔哭師就是杞子逢孫楊孫成鄭的故事，前一篇是燭之武退秦師，後一篇是秦師入滑，到現在我還可以背誦」。說着我就背了起來：「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溥老伯聽我背誦左傳，笑了。笑得好開心。可見一個好讀書的人總是喜歡談讀書的事。接着他說：「燭之武退秦師的論文我選得過獎呢。當時北京有一文社，京師子弟每月所作論文、詩詞、大小楷字，皆可送社中批改，佳者給以筆墨之類的獎品，我的燭之武退秦師論，其中有幾句：『謂之忠也可，謂之能也可，謂之有純臣之度也則不可』。頗得歐陽鏡溪老師的嘉許，所以我就將這篇論文送去文社，竟然得到了優等獎，我好高興。自此，我的論文、詩、及大小字，幾乎每送文社一次，即得一次獎品。當時京師子弟，都以得獎為榮。因為文社給獎標準是訂的很高，鼓舞作用相當大」。

「老伯說燭之武沒有『純臣之度』，是不是因為『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

已』呢？」我不等他回答，就接着說：

「若是為此，我倒不以為然，當國家存亡，決於俄頃，而存亡情勢，又完全操之於人的時候，憑言詞退強敵，縱有充分利害理由，究竟沒有把握，這幾句話作為他見危授命以前的謙遜之意，也未嘗不可。今不責鄭公不能用賢，而責燭之武『無純臣之度』，似有苛責之嫌」。溥老伯聽了我的話，顯得很愉快。正當此時，一位大夫和一位護士小姐推門而入。護士小姐說：「你們談得很久了吧！現在大夫要和老人家談話」。我們立即告辭。關於燭之武有無純臣之度，也就如此而已了。

走出榮總大門，我和內子說：「今天兆頭不大好」。『為什麼？』她問。「他從來也沒提過要你寫文章的事，今天怎麼會突然想到這上面！而且左傳從頭到尾，每一篇都是論文題材，而他一出口就是『哭師』，那是有去無回的啊！我看溥老伯的病恐怕不大對勁哩！內子也為之唏噓了。」

如沐春風。如沾化雨

我的友人，有兩位拜在溥老伯門下，一位是以百竹勞軍而飲譽藝壇的饒昌愍女士，習國畫。一為當時經商，現在寄居洛杉磯的劉樹森先生，習經史。就我所知，在溥老伯的弟子中，這兩位入學較晚。但溥老伯視之，一如其他弟子，寄望殷厚而又愛護備至。某日偕內子與饒昌愍女士持其所繪墨竹數竿，晉謁溥老伯請求教正。溥老伯看了她的作品說：「很好，很能脫俗」。即就其原作作為之講畫竹之要。一枝一葉，反覆解說，點滴

無遺，繼並釋示古人所以「怒畫竹喜畫蘭」之道。初次謁見，即如此盡心教導，昌愍深受感動，立即叩頭請收入門下，溥老伯亦含笑欣然允諾。自此以後，昌愍每至，或講授畫理，或批改作品，有時畫與正濃，昌愍至，亦擱筆為之批改。間或譬以如珠妙語，使聽者易於瞭解而又印象深刻。劉樹森學經史，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每考八十分以上即有獎品，獎品皆為字畫，為時年餘，得獎無數。溥老伯對其獎勉有嘉。我曾笑謂樹森：「你是騙字畫來了」。樹森聽了我的話，無限感慨的說：「溥老師書房裡，我才體會到什麼是『書香』氣味，這一年，對我的改變實在太大了」。又一次與姚兆明女史閒話，姚為溥老伯衣鉢弟子，據云：「老師教導學生，或對學生有所糾正，都是很親切的一言片語，發人深省。即以我個人來說，當我拜師的最初一年，因為年紀輕，很好玩，不知如何為老師所悉，有一天我進門，老師正在讀書，隨即放下書本說：『姚兆明，你每次來有未看見我在玩或是閒着無事？』我說：『我每次來，老師不是讀書就是畫畫寫字』。『是了』。老師說『你要想成功，也得像我一樣，不要因玩而浪費時間』。這雖是三言兩語，却使我異常感動，自此之後，一心讀書畫畫，不再貪玩。老師見我用功，乃以更多時間教我讀書寫字作詩填詞。對其他同學，亦無不如此。」

我想古人所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以及「不言而喻以和。與人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像溥老伯這樣視弟子如家人，以「作之親」的心情和態度來作之

師」，用能一言片語使人省悟而終生受益，誠「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由然也」。

伉儷畫展。轟動故鄉



本文作者袁子平先生（右）與夫人劉瑞質女士早年在桂林合影。

在人生的旅程中，當你春風得意，步步青雲的時候，你是不會也不暇回顧的。但如你的前程一片陰暗，特別是生命的終點在望，當此之時，向前看，萬事俱空！便只有從回憶中才能尋拾一些足以自慰之情。因此，溥老伯臥病以後，我們每次去看他，只要話起家常來，總是有無意的把話題轉到他的絕世才華，和宏博精湛的學術成就上。使老人得於回憶中爆出一粒火花，獲致片刻慰藉。除此之外，我們又能有什麼語言可以寬慰這一代奇才，瀕臨生命盡頭的哀傷之情呢！

溥老伯談起他的字畫來，他自認字比畫好，文章比詩詞好。習字時久而習畫日短。十二歲習大字。先篆隸，次北碑，再正楷及草書，並習雙鉤古帖，「日夕吟習」，即後留學德國，亦每隔日即寫大字一篇，從未間斷。三十歲始習畫，時居恭王府或西山戒台寺，家藏多名家字畫，隨意臨摹。初習畫時興趣濃進步亦快，及至某一階段，乃大感吃力，此殆無師承之故。「蓋有師之畫易，無師之畫難。無師必自悟而後得，由悟而得，往往工妙」。過此階段，又復順利進展。民國十九年，時年三十五歲，習畫已五年，習字已二十三年矣。因長輩鼓勵與友人敦促，與夫人羅清媛女士假北平中山公園水榭舉行伉儷首次書畫展。出乎意料，竟然轟動故都，展出作品，無論書畫，索訂一空。當時故都，文化及藝術氣氛異常濃郁，水準之高，亦冠於全國。藝林之中，絕無以人事關係得

能倖進者。溥老伯的首次書畫展，可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南張北溥」之說，自此不脛而走。夫人羅清媛女士，也是字比畫好，字的功力很深，惟作品不多，且皆陷落北平故居，其哲嗣孝華先生保有者，僅一張扇面。係在坊間發現，而以高價情商購回者。

善騎射。精太極

溥老伯的外貌，文質彬彬，一派詩人學者風度。有幾次進出餐館上下樓梯時我還攙扶一把，因他身體稍胖，我怕他萬一摔跤，事非尋常。那裏知道他竟是內外兼修文武雙全的武林高手呢。倘如不是他親口述說，更加他的哲嗣孝華先生談及，我真還不敢相信哩。

不過假如我們細心推研，在他自傳裡倒也可以看出幾分來。在溥老伯短短幾百字的自傳裡，曾有一段敘說他騎馬的故事：「暇時則馳馬郊外，時有回疆栗色馬，寬膊高蹠，性烈，不受羈勒。余能騎之。腿短不能踏蹬，則短其蹠，及至郊外，縱轡奔騰，時禁衛軍方在北郊列操，待命而未成列，忽見童子騎栗花馬絕塵而馳，以為奇。有騎兵數人，合噪而促之，環郊數里，終不能及。蓋騎兵之馬不及余馬良也」。

騎馬，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騎烈馬更不簡單。在電視中常見馬術表演，騎師亦常為烈馬掀跌地下。蓋騎馬必須識馬性，懂馬術，最重要的要兩腿有力，所謂襠勁要強。我在二十一歲時，于役國民革命軍十三師三十九旅追擊砲連，駐防安徽當塗縣，全連有馬四十餘匹，（大多數為馱馬

某日休假，連長率本連排長及步兵營官長共十六騎遊采石磯，歸途已黃昏，馬皆戀槽羣，一馬失去羈勒，奔馳若狂，羣馬爭先恐後，里許之間，步兵營官長有四人摔下，三人擦傷，一人口鼻出血，未及送醫，即告死亡。此事時隔數十年，當時情形，猶時時浮現腦際。而普通砲兵之馬，不及禁衛軍騎兵馬良，自屬必然之事。以青年軍人奔普通馬，當其奔馳時尚發生如此意外，溥老伯當年所騎寬膊高蹠的栗色馬，「縱轡奔騰」，更有數騎兵合噪而促，風馳電掣，可以想見，倘非精於騎術，即必精於國術。否則一童子曷克及此。當溥老伯述說他如何騎馬，騎兵的馬如何追不上這一段故事的時候，好像他又回到了童子時代。病亦霍然而癒。精神力量，竟有如此之巨！

我國舊式小說中，講到武功，總少不了射箭。所謂「百發百中」，「百步穿楊」，都是形容箭術精湛。今日世運中，亦尚有射箭一項。溥老伯提到射箭，他只說很喜歡玩彈弓及射箭，繼云：「北平昆明湖盛產『白鱸』，肉較『黃鱸』為嫩，味鮮美。湖中白鱸，常露半個頭於水面之上，遠視之，如一小木屑漂浮水面。引弓射之，皆能中頭，烹而食之，別有風味」。按白鱸之頭，長不及寸，闊不及半寸，又須於二十碼以外發（稍近即潛入水中）射，射皆中頭，以此標準，「百步穿楊」既算不了什麼奇技，奪取世運金牌，也只是探囊取物了。有一天我以溥老伯射箭事問於孝華先生，承告：「恭王府有一特大的弓，為古籐及他種材料合製而成，弦為牛筋，粗如手指，頗沉重，力小者舉不起，舉起亦拉不開。恭王

府中，僅家父與一老管家之子常時用以習射。又曾親見家父手持彈弓，將一顆玻璃彈珠，擲上屋脊，當此玻璃彈珠滾下屋簷之剎那間，再發一鐵質彈珠，將之擊碎。」

溥老伯不僅騎馬射箭，彈弓已至出神入化之境，太極拳亦已爐火純青。能在一張八仙桌下面打完一套九十八手太極拳式而面不改色。當時恭王府老管家之子，自小習武，恃技惹事生非，非唯不聽語誡，竟屢請與溥老伯比試，溥老伯也藉藉機予以薄懲，不料比試時伺機輕輕一掌，這一年青力壯，恃強惹事生非的大漢，竟然重傷倒地。溥老伯也就從此不再習拳，從此不提拳事了。惟於彈弓，則仍不時把玩。

故友情深。躍然紙上

某日，丙子往謁溥老伯歸來，攜同一長約七尺，高約一尺五寸的橫幅，內書溥老伯與先岳酬唱詩二十餘首。其後跋云：

「余自國變（按係指清帝遜位），隱居西山戒臺寺，乙卯之歲，瀋山蜜印寺海印上人飛錫來此遊，邂逅唱酬，其詩高澹，近大歷諸子，且多黍離之思。方外遺民也。庚申復來訪余，歸長沙，示寂於沅江白麓寺，劉陝深學博馳書來告，遂與遺民詩翰往來無間也。近歲避亂海濱，其令媛璠質忽來見，雲天永隔，逢故人之女，怨喜臻集，為寫與遺民唱酬之作與之，時庚子秋七月溥儒。」

以上所跋，雖聊聊數語，而字裡行間，故友之情，躍然紙上，茲錄其所書之詩數首如后：

秋夜獨坐懷湘中劉陝深 溥心奮遺稿

星光動秋草，零露滿寒輝。
知君在湘浦，千里夢相思。

山川不可極，空吟風雨詩。

為陝深學博作松陰覓句圖 同前

絕代衡門隱，歸來問薜蘿。

歲寒松不改，世亂句如何。

故國烽煙久，空山雨雪多。

懷沙無限意，吟望入怨歌。

懷陝深 同前

古意河梁別，浮雲日夕還。

春深漢陽樹，雁過井陘關。

余亦怨戎馬，因之問險艱。

衡門不相見，落日萬重山。

落葉四首同劉陝深作（之一） 同前

微霜昨夜薊門過，玉樹飄零恨若何。

楚客離騷吟木葉，越人清怨寄江波。

不須搖落愁風雨，誰實摧傷假斧柯。

袁謝仲宣堪作賦，暮年喪亂入怨歌。

亂後得湘中劉隱居陝深書 同前

百戰無全都，猶存岳麓莊。（註）

烽煙斷吳楚，兵器滿瀟湘。

故國關河改，空山日月長。

音書隨落鴈，遠帶洞庭霜。

（註）先岳劉陝深公之岳麓別墅，戰後尚完好。

（下期續完）